

長沙百五珍貴文物來港展出 馬王堆墓揭示漢貴族生活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導：湖南長沙的氣候並不乾燥，甚至有點兒潮濕，夏天也很溫暖，何以遠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漢代馬王堆墓，墓葬與墓主辛追夫人的屍體，也能在防潮防濕的狀況下保存下來？現於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雍雅華章：漢代貴族生活」展覽，既解開馬王堆的保存墓葬之謎，展出的百五十多件漢代文物，亦能充分反映漢初貴族生活的面貌與風尚。

一級文物有20件

這次展覽的展品，大部分來自馬王堆墓的三個墓穴，部分來自長沙國墓，與馬王堆墓的文物作出對照。展品中有二十件是國家一級文物，是內地境外最大型的馬王堆墓展覽。

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長何強在昨日開幕禮上致辭時說，馬王堆保存完好，內容豐富，展現公元前二世紀長沙國丞相利蒼富

裕生活，這次展出的百五十多件文物中，有漆器、絲織品、帛書、帛畫、玉石器、青銅器等，可以了解到漢初先進農業、文化藝術生活，是漢代文明縮影。他希望展覽能增加香港市民對祖國文化的認知。

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李建毛介紹說，在我國古代歷史中，漢與唐同被視為盛世，在四百多年的漢代歷史中，只有馬王堆的墓葬，有充分的實物、文字，去見證漢初的貴族生活。

展覽分六個部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副署長（文化）鍾嶺海致辭時說，馬王堆漢墓一九七〇年代出土，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這次的展品中包括中國現存最早有關養生學和醫學的專著，又有造工精細的紡織品，還有各類飲食器皿與梳妝用具，讓觀眾可透過文物，了解漢代貴族生活情況。

展覽通過「宴饗文化」、「養生保健」、「服飾美容」、「典籍收藏」、「事死如生」及「長沙國與馬王堆漢墓」六個部分，來介紹漢初貴族生活習尚。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展覽及研究）林國輝介紹說，馬王堆的發現地點，是在當地一間醫院後面的防空洞，在施工時工作人員發現了藍色的光，相信會有古墓而報告政府，出土時墓葬保護完好密封，因此出土了利蒼夫人辛追的濕屍。現場展出一具辛追蠟像，是根據屍體而推測其原貌製作的。展覽中的一件「雲紋漆鼎」，在剛出土時工作人員還見到裡面是一隻蓮藕湯，可惜一見光便化了灰。但展品中亦有一些食品如取自辛追腸肚內的甜瓜籽。

李建毛解釋說，馬王堆的文物二千多年來保存良好狀態，甚至在發掘時，夾雜在牆層中間的樹葉也是青綠色的



▲梁潔玲（左起）、何強、鍾嶺海、劉漢祺及李建毛為展覽開幕剪綵（本報攝）
▲「雲紋漆鼎」剛被挖掘出土時，還有蓮藕湯在裡面（本報攝）



，原來是當時運用了很科學的防潮密封材料木炭、白膏泥，致令許多墓內的有機物品，都能保存下來。李建毛說，馬王堆墓辛追墓室，放了一萬多斤吸水性強的木炭，木炭外則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隔絕。這種墓室的保護方法在戰國時長沙已存在了，但在西漢以後則改用了青磚來興建墓室，大大減低了墓室的防潮密封效果。

歷二千年保存良好

現場珍貴文物如「雲紋漆紡」展示漢代漆器工藝的高超；「奏樂木俑」反映漢初貴族宴饗時歌舞無休，楚樂樂舞的流行；「黃褐色對鳥菱菱綉地乘雲繡」展現當時絲織品的精細技巧；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局部，可見漢人已懂得觀察天象，畫出彗星的形狀；「一號墓T型帛畫」（複製品）反映漢人對死後追求升天的渴望；「刺繡銅牛燈」則展示當時青銅器製作既環保又美觀的巧妙技巧；而玻璃矛則是我國第一件玻璃製武器。

昨日主持剪綵的嘉賓還包括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劉漢祺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梁潔玲。

「雍雅華章：漢代貴族生活」展覽，即日起至五月三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廳舉行，星期三免費入場，查詢可電二七二四九〇四二。



▲「奏樂木俑」反映漢初崇尚楚歌樂舞（本報攝）



▲帛書《天文氣象雜占》局部，用圖文記錄彗星的形狀及特點（本報攝）



饒宗頤書畫潮州展出

【本報訊】記者王煒佳潮州報導：一場名為《會通今古》的饒宗頤藝術新作品展昨日在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展出，給古城潮州的新春增添了不少文化姿彩。展覽吸引了眾多潮州市民駐足觀賞，一時興起，愛好書法的市民還在現場即興揮毫創作。

悠揚的古樂，精緻的宅院，潺潺的流水，三五成羣的金魚，枝頭懸掛的紅花，潮州饒宗頤學術館的環境給饒宗頤作品增添了不少興致，讓觀展者得以靜下心來細細品味饒宗頤全新創作的書法和繪畫作品。

「這次展覽共展出近百件作品，絕大多數是饒教授近年來所創作的」，潮州饒宗頤學術館館長陳偉明介紹說，「饒教授的書法繪畫作品師法於古人，又有發展變化，具有很強的藝術表現力，意蘊高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充分體現了深邃的學養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

記者在展覽現場看到，此次展覽共設展廳二層，眾多新作讓人耳目一新，特別是〇九年創作的作品，如別具一格的水墨畫《疏林亭子》，風格各異的書法作品《金文五言聯》、《漢碑吉語三言聯》以及契文作品《成事在天》、《得大自在》等等。

潮州市政府市長助理劉建偉觀展後，談起饒宗頤時倍感敬佩。他說，饒宗頤雖九十多歲，仍然精神飽滿，潛心鑽研，筆耕不斷，在學術研究和創作上屢有突破和創新。饒宗頤對詩詞文賦，無不精絕，丹青翰墨，自成一派，確實是造詣不凡，不愧為一代通儒、藝林巨擘。

此次展覽，將持續到三月十日。

舞影定格

美術編輯：李志文

效力逾50載 自比搜尋器

訪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總監蒙妮嘉·美臣



從舞者到藝術總監，蒙妮嘉·美臣與「皇芭」結緣逾五十年（劉玉華攝）

檢視這兩年觀看艾斯頓和麥美倫多齣長篇舞劇累積的體驗，我向蒙妮嘉提出了思慮多時的疑問。

華：看完艾斯頓的《希爾薇姬》、《水妖安典》、《仙履奇緣》等後，發覺劇裡台柱明星的表演予人格外深刻的印象。幕後腦海中經常浮現飾演主角的多位首席舞蹈員魅力非凡的舞台形象，教人情不自禁地變成了他們的忠實「粉絲」。

艾斯頓讓舞星閃爍

然而，觀賞麥美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曼儂》或《邁亞嶺》等劇目，完場時心情則感到異常激動。編舞家匠心獨運的姿態動作設計、呈現連場雙人舞、獨舞及群舞舞段，具體形象地、凸顯了劇中人的不幸際遇和悲慘結局，營造強烈的感染力。由是，編舞家構思的微妙舞蹈場面，教人倍感共鳴，且有歷久猶新的感覺。



麥美倫編舞的《曼儂》，男主角深深眷戀女主角，終於二人沉淪苦海（Bill Cooper攝）

飾演麥美倫舞劇裡主要人物的舞蹈員固然都是舞技超卓，表現力精湛的演員，他們儘管各自傾力地給角色灌注了個人的特質，又成功地塑造了說服力強的舞台形象，仍比不上麥美倫編創使人擊節讚嘆的段段舞蹈發放的持久震撼力。換言之，我記住了無數的舞蹈場面，而非因受到個別台柱明星的號召力影響才去看麥美倫這些劇目。

綜合這些個人印象，能否說艾斯頓的舞劇較傾向為凸顯個別首席舞蹈員，如瑪歌·芳婷而創作呢？

蒙妮嘉：這種印象會否基於你看麥美倫的作品較多，接觸艾斯頓的劇目較少？

華：有可能。我也曾多次欣賞過艾斯頓的《兩隻鴿子》（又譯作《鴿子情緣》Two Pigeons）和《女大不中留》（La Fille mal Gardée）。

蒙妮嘉：《女大不中留》的側重點在舞蹈編排方面，它是夠炫耀主要舞蹈員魅力的劇目。

華：對。但是《希爾薇姬》、《仙履奇緣》及《水妖安典》均以瑪歌·芳婷為焦點，看罷，任誰都會高度讚揚瑪歌的才華。

蒙妮嘉：那麼，《天鵝湖》不斷重演，你為啥選購票入場呢？

華：唔，因為想看不同台柱明星的風采。

蒙妮嘉：原因就在這裡——《天鵝湖》、《睡美人》等都是所謂的古典芭蕾舞劇目。同樣地，《仙履奇緣》依循古典舞劇的編排表現模式，艾斯頓旨在述說一個十分簡單的故事，觀眾並沒有影射劇中人一起去經歷角色的喜怒哀樂，大家只遠距離地觀賞活在特定處境裡各式人物的活動情況。因此，艾斯頓編創的舞段，跟所有的古典舞劇一樣，均竭盡所能地全然展示主要演員耀目的星輝，舞迷自然難忘這些台柱明星的風采。

麥美倫牽動觀眾激情

當人們看麥美倫的《曼儂》或《邁亞嶺》時，編舞家刻意把觀眾的情緒與劇中人物的遭遇聯繫起來，恰似從觀眾席把大家拉上舞台般，讓所有在座的人投入到情節發展的狀況裡；他設定的那股激情衝擊着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思緒。麥美倫儼如鑽進你的腦袋裡，引導着你一切的感受（He pulls you right onto the stage and involve you in your deepest emotions. He is in your head）。

上述兩種不同層次的觀眾投入模式可說明艾斯頓與麥美倫舞劇產生的藝術效果相異之處。我認為，艾斯頓的舞劇，如《仙履奇緣》，就好像水彩畫；麥美倫的《曼儂》及《邁亞嶺》則像油畫作品，兩者體現了不相同的質感。這也可視作兩位編舞家創作風格其中一項顯著的分別罷！



▲「皇芭」演繹艾斯頓的《仙履奇緣》（Bill Cooper攝）
▲「皇芭」舞者演出麥美倫編舞《邁亞嶺》中纏綿的一幕（Bill Cooper攝）

朽的劇目卻依然年復年地繼續上演（The choreographer is king because the choreographer makes the ballet. The stars come and go, the ballet goes on.）。

華：這個道理倒不難理解。以往，我常因生不逢時，未能親睹瑪歌·芳婷舞台上的非姿而感到遺憾。現在，多看了當代許多位獨當一面首席舞蹈員演繹瑪歌的首本名劇，發覺新一代舞星具備了前輩舞家未曾擁有的自成一格氣質風範。漸漸地，我慶幸可以欣賞到這些當時令台柱明星的表演；若生於舊日的年代反而不可能遇見這批優秀的舞蹈員。

蒙妮嘉：你還可以說，即使不能親眼看到瑪歌表演，仍可欣賞瑪歌演出的電影和錄像。瑪歌實在是位獨一無二，了不起的舞蹈家，像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 Maria Callas，你生於不同年代，沒能在劇院裡聽她演唱，但可聆聽她生前灌錄的唱片。即使如今聽她的唱片，你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卓越的藝術造詣，沒有人的歌聲能媲美 Maria Callas 的表演。

華：我也多次看過您早年演出《吉賽爾》的幽靈皇后、《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二幕廣場上的娼婦、《曼儂》裡飾雷卡斯情婦的錄像。

蒙妮嘉：我們都只能活在一己生命的時限內，這其實是個非常短促的期限。在有限的日子裡，大家就只能看到出現在眼前的舞者而已。

「皇芭」生涯貫串人生

華：效力「皇芭」超過半個世紀，您當過舞者、排練指導、麥美倫的私人助理，今日負責掌管舞團繁雜事務。您覺得自己的事業乃順勢發展的結果嗎？

蒙妮嘉：一切轉變來得很自然，我享受每個階段的改變。

華：得到您的解說，讓大家進一步了解「皇芭」的劇目，又提升了舞迷對芭蕾舞藝術的認識。

蒙妮嘉：想知道「皇芭」歷年演變的來龍去脈資料，我可稱得上是不錯的人肉「谷歌」搜尋器啊（For the Royal Ballet, I'm very much a good human Google 她開懷大笑起來！）

華：「皇芭」對您而言蘊含了特定的意義罷？

蒙妮嘉：「皇芭」就是我整個的人生（It's meant my whole life）。（倫敦專訪之十 全文完） 劉玉華



「皇芭」在二〇〇八年七月曾訪港演出艾斯頓的《希爾薇姬》